

大清门匾额与彩画

曹振伟
韩立恒

曹振伟，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师。
韩立恒，自由撰稿人，
多年从事老北京影像研究。

北京城有条南北长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，中轴线上汇聚着城市中最具价值及代表性的文物建筑，是城市格局及历史风貌的集中体现。在这条轴线上，有一座已经消失，但地位非常重要的建筑，它就是大清门。大清门位于皇城的最南端，是皇城的门户和起点。自顺治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，

后，选定了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（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）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，

结构的匾额皆为木匾。而石匾因质量太重，通常镶嵌于中间门洞拱圈上部的墙体中。

大明门改称大清门，一直到民国初换匾前，大清门都保持着统一的规制。

本想把石匾拆下翻用背面刻上「中华门」即可，待将石匾拆下后发现里面竟是「大明门」三字。」这个说法流传很广，戏剧化的情节因为未存有直接的证据，无法证实是否真的发生过。

清末的大清门横匾与彩画

在清末民初动荡的历史环境下，作为统治门户象征的大清门匾额也随着政治的更迭被更换多次，但是记载大清门匾额变化的资料并不多，少数可查的记载也都语焉不详，对具体更换次数、时间等记录都很模糊。但在清末民初之际，外国摄影师在不同时期拍摄有大量的大清门照片，这些成为研究大清门匾额变化的珍贵资料。

关于大清门匾额的传说，曾有这样的描述：「大清门匾是石头做的，青金石琢制成字，镶嵌在石中。中华民国成立

一八六〇年后，外国摄影师在不同时期拍摄了大量的大清门照片，其中H.C.怀特拍摄的立体照片是有确切纪年、细节最清晰的大清门照片。从照片可见当时匾额是自右向左，先满文，后汉字，匾体细长。若此匾为明代原物，细长的匾身仅容纳「大明门」三个汉字，则相邻两字间空过大，不合比例。后期的「中华门」匾二次更换改横匾为竖匾，疑也是因存在比例问题而进行的调整。直观上看，此种外观和吊装

参阅一九〇一年间H.C.怀特拍摄的照片，除明间额枋有匾额遮挡外，东西次间额枋彩画大部分纹饰清晰。明间端头绘束带状的素箍头（箍头内只刷颜色，不绘纹饰），箍头内侧绘整栀花（中间绘圆心花心，四周出花瓣的纹饰）盒子，盒子内侧再绘一道素箍头，箍头内侧的找头裸露部位绘一整两破旋花纹饰，方心被匾额遮挡。东西次间端头绘束带状的素箍头，箍头内侧绘整栀花盒子，盒子内侧再绘一道素箍头，箍头内侧的找头部位绘一整两破加勾丝咬（旋子彩画找头部位的一种花瓣纹饰，长度长于一整旋花，短于两整旋花）旋花纹饰，方心绘一字方心。一字方心是一种特殊的纹饰画法，特点是在彩画的中间部位画一道黑色或金色的横杠，取一统天下的寓意。在清代文献资料中，称其为「一统太平方心」。

照片中显示的彩画画面不贴金箔，用

青绿两色交替平涂。彩画上的大线、纹饰轮廓线皆用墨线勾勒，画面中心绘黑一字，可知其为一字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。

建筑的外檐彩画饱受风吹雨淋、太阳暴晒，颜料出现退色现象，其中青色颜料退色发白现象尤为严重，绿色颜料稍好。将现存古建筑（选取大高玄殿后殿前西侧明间前外檐上的彩画，清代除祭祀建筑外，皇家建筑外檐的彩画都为青、绿色搭配）上的青、绿色彩画拍照，然后去色转化为黑白照片，可以发现：青色常表现为浅色带，而绿色表现为深色带。根据此成色特点，对比老照片，可大致判断出明间、次间额枋彩画各部位青、绿色的颜色排列，复原出当时所绘彩画。以次间为例，右侧最外箍头的深色即刷绿色，青绿两色往内交替排列，即绿盒子内绘青色椀花，椀花心刷绿色，内箍头刷绿色，箍头与皮条线间刷青色，皮条线刷绿色，头路瓣刷青色，二路瓣刷绿色，旋眼刷青色。

一九一二年中华门匾额与彩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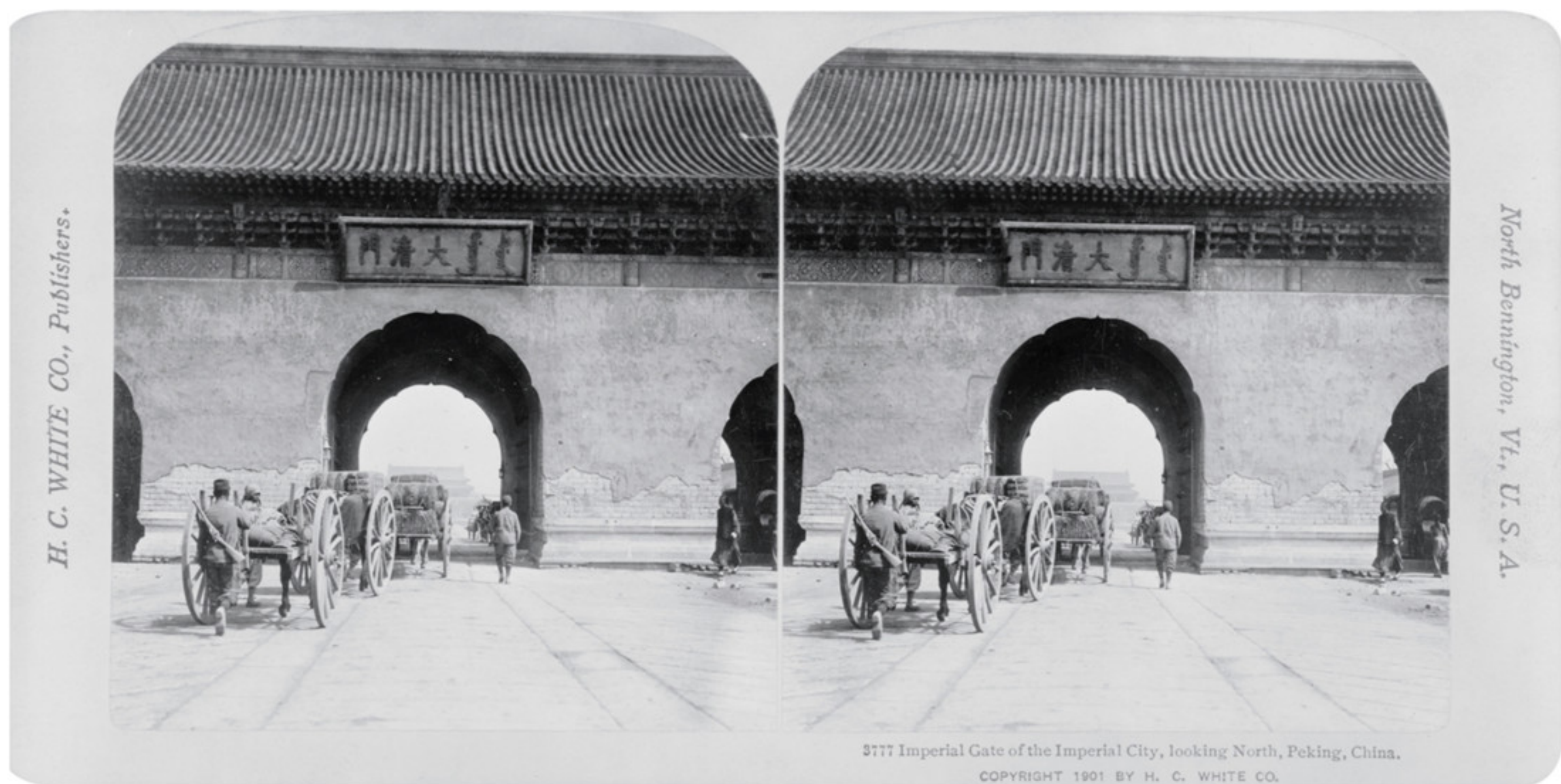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在革命一周年庆典前一天（即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），将大清门

改为中华门。「中华门」横匾木质，以黑漆为匾心底色，边框与匾字贴金。横匾长度与明间门洞的宽度接近，与原满汉双文的「大清门」匾尺寸相当，高度比「大清门」匾额高。

有个关于中华门的传说，即「京兆尹王治秋书写的『中华门』三字的匾额」。经查资料未能查到名为「王治秋」的京兆尹，而与之最为相近的是一九一四年有位叫「王治馨」的京兆尹。那么，若有「王治秋」题字之事，那他题写的是「中华门」三字横匾还是「中华门」三字竖匾呢？若这个人不存在，会不会是「王治馨」题写的呢？

与「王治秋」写法相近，有名为「王治秋」的建国后第二任国家文物局长，但他一九〇七年才出生，实难为题写匾额之人。但「王治馨」却大有来头，他是袁世凯的幕僚，曾任内务总长和京兆尹，是中国近代巡警制度的创始人。此人的经历也非常特殊，王治馨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六月二十七日因处理宋教仁遇刺事件不当，被袁世凯以查实贪污罪逮捕，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枪毙，享年四十七岁。如此看来王治馨的落马，时间和中华门

一九〇一年 大清门立体照片
H.C.怀特 (H.C.White) 拍摄
美国国会图书馆藏



更换匾额接近。因此可以假设，一九一二年王治馨作为时任高官为中华门题写了匾额，经后世误传为王治秋所题。一九一四年王治馨因「宋教仁事件」被袁世凯枪毙，若其所题字的匾额依然悬挂在如此重要的位置，定很不合宜，因此将横幅「中华门」匾额进行了替换。张恨水审定出版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中讲到：「当时中华门横匾存于先农坛，竖匾是民国三年更换的。」证实一九一四年该横匾确曾被更换为竖匾。

「中华门」横匾影像尺寸较小，额枋上所绘建筑彩画模糊不清，但从细节上看，除明间有匾额遮挡外，其余东西次间、东西稍间的中部即彩画方心部位皆绘有黑色横杠，即一字方心彩画的特殊画法清晰可辨。与之前大清门照片所显示的彩画相一致。

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 中华门竖匾与彩画

由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出殡时的照片可看出，此时中华门已悬挂竖匾，宽高与常见竖匾尺寸相当。原照片清晰度有限，匾额字

迹、彩画具体纹饰不清晰。据前文述及，此幅「中华门」竖匾出现的时间为一九一四年。

此时建筑上彩画已非一字方心，而为西番莲卷草纹（或夔龙）、花卉方心。清代晚期，花卉常与夔龙纹交替使用，若方心的尺寸较长，黑叶子花卉多采用坐三行二的构图形式，即在方心中部绘三朵花，在两端绘一朵或两朵花，之间用折枝茎叶相连，行业内称其为「出门三声炮，回头一鸟枪」。花朵绘法以白色为底色，再在其上染各种色彩。照片中方心处所显示的白色斑块与清代花卉构图位置完全一致。明间匾额下方的西番莲卷草纹（或夔龙）方心的绘画长度较长，仅比门洞尺寸稍短是其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。至于彩画重绘的时间，从这张照片仅能判断出是一九一六年之前重绘，而具体时间的确定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。

一九一七年的大清门 横匾与彩画

一九一七年六月，张勋借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「府院之争」，率领五千辫子军于六月十四日进入北京。六月三十日召开



一九二二年 中华门旧影（木质横匾）

御前会议，七月一日撵走黎元洪，抬出十二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公开宣布复辟，改是年为宣统九年，史称「张勋复辟」。七月十二日，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，辫子军兵败，溥仪皇帝再次退位，复辟十二天即宣告破产。

张勋复辟期间曾将「中华门」竖匾更换为原「大清门」横匾。据一九一七年许指严著《复辟半月记》注释中记载：

大清门自共和后，其匾额久已撤换，改为中华门者。复辟中人物，谓国体既变，名称不可不符。于是急急派工人多名，将门匾再换大清。今午过其下者，见各工正支搭木架，将中华门匾立换大清门。金碧辉煌，亦短期帝制之一纪念品也。

另一一九一七年翹生著《复辟记实》注释中提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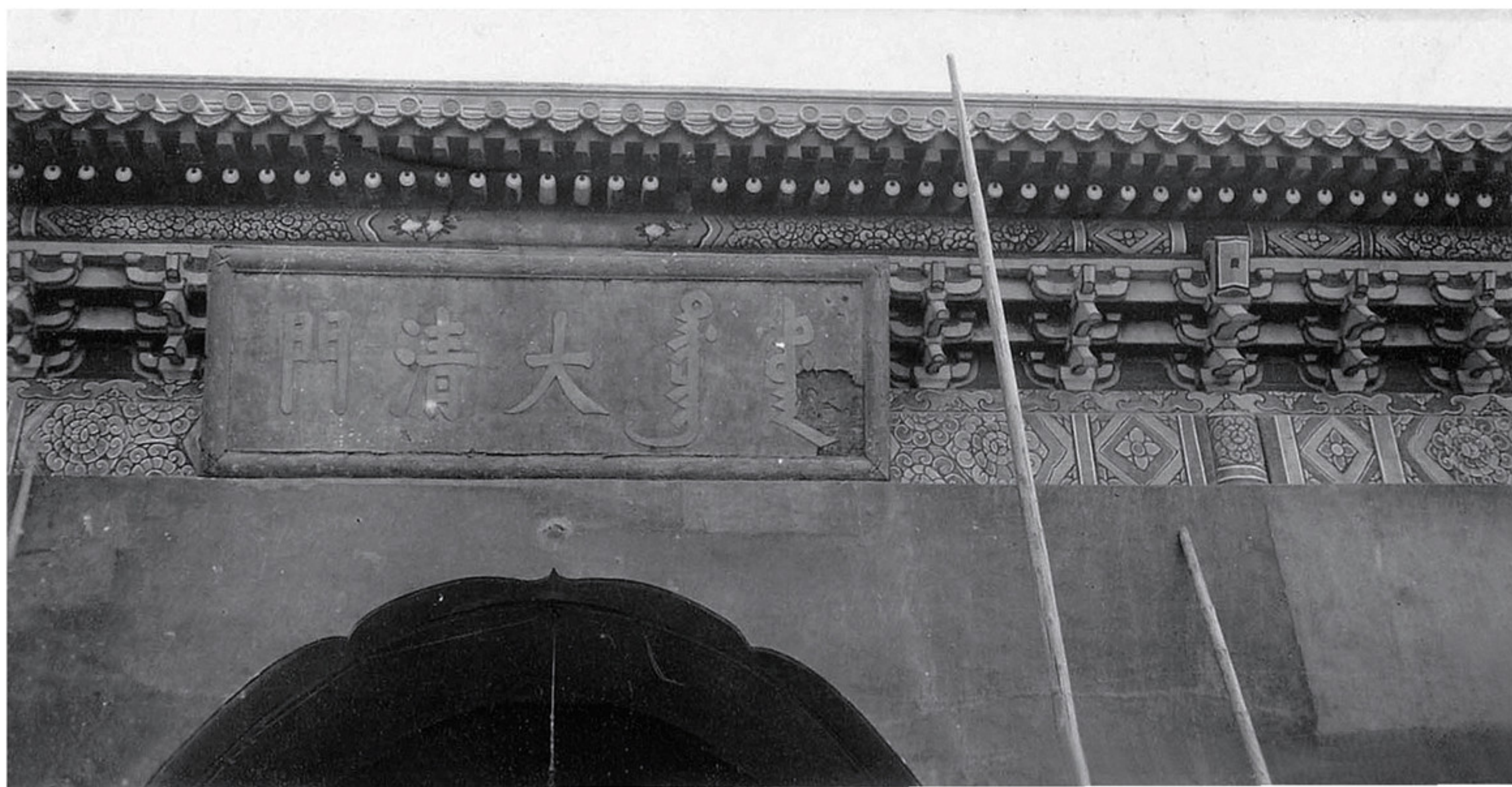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门当正阳门后，隔棋盘街，中有通途，为往来东西城之要道，平日车马络绎，摩肩接踵，故张勋于此布置辫兵以为第二之据点。中华门于复辟后二日即换满汉合璧之大清门，从事撤换之工役以此项撤换器具即至近门左侧始终未移，辫兵败后换中华门乃撤之。一般好事者批评谓该工役换中华门时既知大清门不能持久，器

具不移以便后换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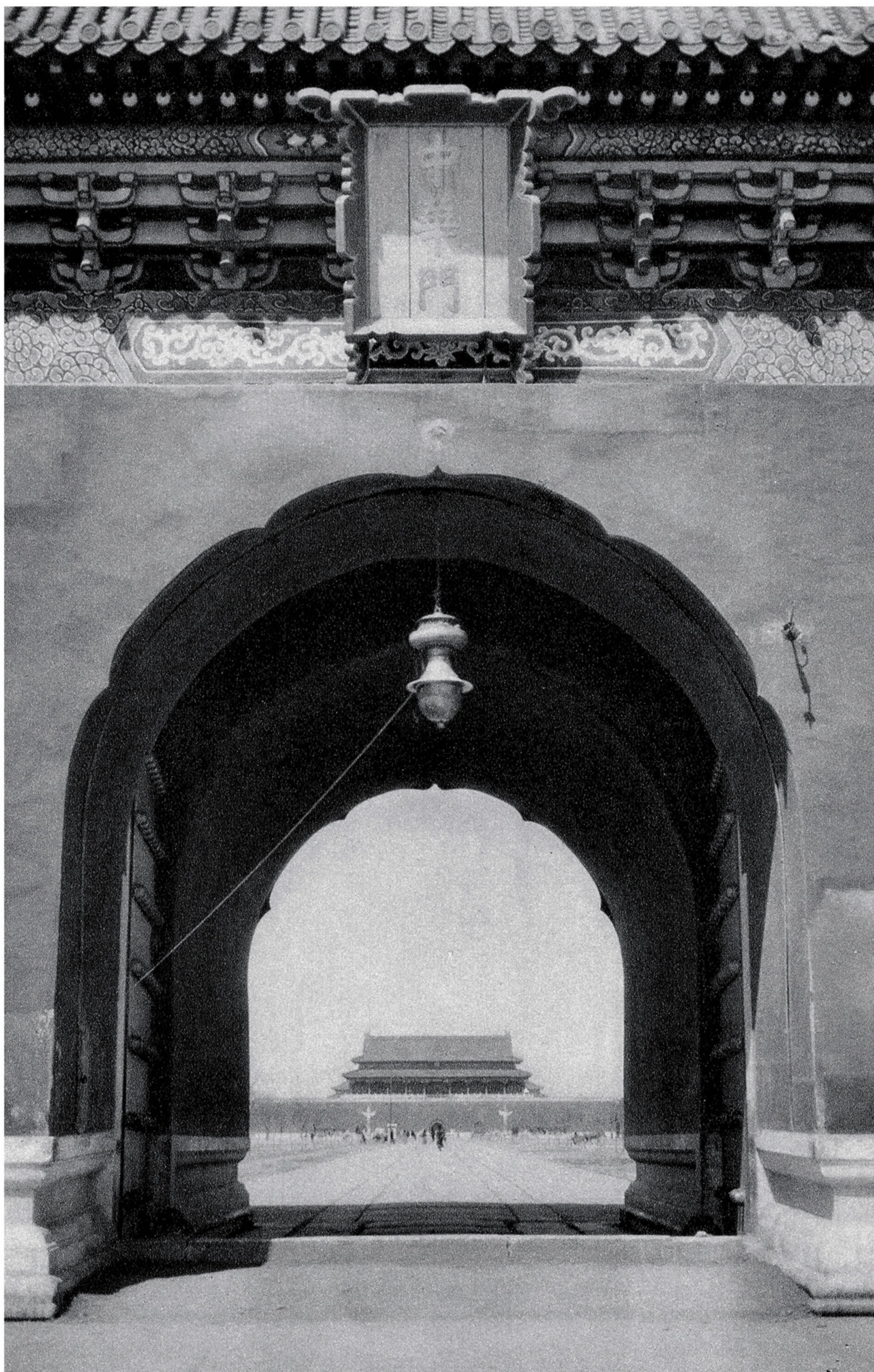
在挫败张勋复辟阴谋后，讨逆军将「大清门」横匾摘除，在此期间，有摄影师记录下了当时的图像。

从照片可见当时为「大清门」满汉文横匾，与清末大清门匾额在样式、尺寸、悬挂位置均一致。匾额右下角彩画地仗部分剥落，残留起翘的地仗显示出其地仗层较厚，匾心与下匾框交接处的地仗成条状卷起，说明大清门的匾心部位使用了麻布类再加灰层的地仗材料。而石质匾额因材质较好，表面规整无缝隙，故无披麻的必要，仅作四道以下的较薄灰层。木质的匾额在相邻两块木板的拼接处有缝隙，木料本身又具有热胀冷缩特性，若仅施单灰层，灰层较薄，容易随木板变形而出现通向断裂。麻层覆盖其上，即使木料稍有开裂，表面麻层仍保持一体态势，不影响外观。照片中显示匾心地仗剥落部位露出的底层凹凸不平，四匾框交接处有缝隙，并有铁箍互勾。由此可再次证实原「大清门」横匾为木质匾额，传说「石质」有误。

照片显示，其彩画各大线、纹饰轮廓线皆用墨线勾勒，由此可知其旋子彩画等级同为不贴金的雅伍墨旋子彩画。明间檩



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讨逆军摘除大清门横匾前拍摄的照片



一九二八年 中华门旧影
Heinz Von Perckhamme 拍摄
照片源自 ALBERTUS VERLAG BERLIN "Peking"
德国柏林，一九二八年版

额枋彩画细节清晰：髹刷青色素箍头（照片中显示为浅色），内置整枋花盒子，小找头绘三整六破加喜相逢（旋子彩画找头部位的一种旋瓣纹饰，长度长于一整旋花、勾丝咬旋花，短于两整旋花）旋花纹饰，方心绘花卉。额枋刷绿色素箍头（照片中显示为深色），内置整枋花盒子，小找头裸露的部位绘一整两破旋花纹饰，其余被横匾遮挡，方心被横匾遮挡。彩画整体的等级绘法与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出殡时的彩画相一致，可以初步判断为同一彩画。额枋找头部位旋花彩画纹饰清晰、颜色可辨，颜色排列与清末大清门额枋颜色排列完全相反，再次证实大清门彩画已经重绘。

之前一九一六年的照片显示彩画已被重新绘制，但彩画细节不全，仅能判断为一九一六年之前所绘制。通过与一九一七年照片对比分析，可以从彩画自身的细节得到答案。此时的大清门檐枋方心被遮挡，但枋的方心清晰可见，为花卉方心题材。前面曾提到，一般情况下，绘方心花卉常用「坐三行二」、「坐三行一」、「坐二行一」的构图，画面活跃而不臃肿。一九一七年照片中显示的花朵只画在两端，中间留有一大片空白区域，这样的构图显然

很难看。正是这看似很不合规矩的构图，暗示着所绘彩画的与众不同。清代彩画工匠在绘画时，遇匾额、佛龛、佛像遮挡等特殊情况，会根据现场位置做「偷手」，即将遮挡物后面的彩画工序减少，甚至不绘彩画。这样既省原材料，又加快施工进度，还能体现匠人们灵活多变的设计思维。综上，一九一七年大清门枋上所绘花卉留白处，必然与之前曾经悬挂的竖匾（即一九一四年悬挂的竖匾）相对应。再结合一九一六年的照片，可局部复原出当时彩画的纹饰特征及颜色排列规律。

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 中华门竖匾与彩画

一九二八年德国柏林「ALBERTUS VERLAG BERLIN」出版《Peking》一书，其中有摄影师 Heinz Von Perckhamme 所拍摄的中华门照片。照片显示匾额为汉字「中华门」的竖匾，形式与传统匾额较为相似。匾心由三块宽窄不同的木板拼接，拼接处缝隙明显，可判断匾心彩画并未使用麻布地仗材料。竖匾与后面枋所绘花卉纹饰的位置吻合，且较为破旧，因此可断

定该匾为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时期初挂，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被张勋换下，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再度重挂的竖匾。这块竖匾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一直悬挂在大门之上，直到中华门被拆除，彩画也未经过重新绘制。

大清门自清末以来至民国期间，其匾额经历四次更换，彩画经历一次重绘。清代末年，「大清门」匾为满汉双文木质横匾，绘一字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。一九一二年，撤「大清门」换「中华门」汉字横匾，彩画未被重新绘制。一九一四年，撤「中华门」汉字横匾换「中华门」汉字竖匾，同时铲除原有彩画，重绘西番莲卷草纹（或夔龙）、花卉方心雅伍墨旋子彩画。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日，撤「中华门」汉字竖匾换原「大清门」满汉文横匾，彩画并未被重新绘制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至一九五九年重竖「中华门」汉字竖匾，彩画并未被重新绘制。

大清门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，见证着新中国的成立，是古城北京中轴线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建筑之一。

